南雷集

二

928
十
2

南雷文案卷三

姚江黃宗羲著

答董吳仲論學書 丁未

承示劉子質疑弟衰遲失學坒 先師之門墻而不得又何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則自疑之不暇而能解老兄之疑雖然昔人云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兄之疑固將以求其深信也彼汎然而輕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異日者接先師之傳方于老兄是賴弟亦焉敢不以所聞者相質乎觀質疑中所言雖廣然其大指則主張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句而疑 先師意爲心之所存未爲得也弟推尋其故由老兄未達陽明始

終宗旨所在因而疑　先師之言若徒執此四句則先當疑陽明之言自相出入而後其疑可及於先師也夫此四句無論與大學本文不合而先與致良知宗旨不合其與大學本文不合者知善知惡而後爲善去惡是爲善去惡之工夫在知善知惡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矣若大學非倒句則是先爲善去惡而後求知夫善惡也豈可通乎然此在文義之間猶可無論也陽明提致良知爲宗一洗俗學之弊可謂不遺餘力矣若必守此四句爲教法則是以知覺爲良知推行爲致知從其心之所發驗其孰爲善孰爲惡而後善者從而達之惡者從而塞之則方寸之間已不勝其憧憧之往來矣夫良知之體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也今所發之意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此知尚未光明不可謂良也何所藉以爲爲善去惡之本乎豈動者一心知者又一心不妨並行乎考亭晚年自悔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止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至於發言處事輕揚飛躁無復聖賢雍容深厚氣象所見一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今以意之動處從而加功有以異于考亭之所云乎吾不意陽明開千聖之絕學而究竟蹈考亭之所已悔也四句之弊不言可知故陽明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已明言意是未發弟習熟于意者心之所發之舊詁未曾道破耳不然意旣動而有善有惡已發者也則知亦是已發知之何知獨未發此一時也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無乃錯雜將安所施功乎龍溪亦知此四句非師門敎人定本

故以四無之說救之陽明不言四無之非而堅主四句葢亦自知于致良知宗旨不能盡合也然則 先師意爲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老兄所謂各標宗旨究竟打迸一路在此處耳若謂先師不言意爲心之所存愼獨之旨端的無弊不知一爲心之所發則必於發處用功有善有惡便已不獨總做得十分完美只屬枝葉一邊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告子之義襲皆可謂之愼獨矣故欲全陽明宗旨非 先師之言意不可知以陽明之四句定陽明之宗旨則反失之矣然 先師此言固不專爲陽明而發也從來儒者之得失此是一大節目無人說到此處老兄之疑眞善讀書者也透此一關則其餘儒者之言眞假不難立辨耳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雖中和兼致而未免分動靜爲兩截至工夫有二用其後王龍溪從日用倫物之感應以致其明察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則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則是致中而不致和諸儒之言無不曰前後內外渾然一體然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終是有所偏倚則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祟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有前乎意之工夫有後乎意之工夫而意攔截其間使早知意爲心之所存則操功只有一意破除攔截方可言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願老兄于此用力知 先師此言導濂洛血路者也其餘文義之異同凍解霧散尚俟弟爝火之喋喋哉

與友人論學書

潘用微議論某曾駁之於姜定庵書或某執成見惡其詆毀先賢未畢其說便逆而拒之陳君釆云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皂隸無不俍俍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于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某之於用微焉知其不出于此也平懷降志反覆用微之指要而後知前書之終不爲謬也用微之言不過數句而盡而重見疊出唯恐其不多此是兎園老生於文義不能甚解固無足怪試撮其要言以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性也觸物而渾然一體者吾性之良知也吾儒講明此學必須知恥發憤立必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志故其功夫在致其觸物一體之知以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使渾然而

爲一體謂之復于性舍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此數言亦從朱註中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脫換出來然而其謬有不可勝言者夫性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言性者必以舍言性决不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言性一體可以見舍而舍之非一體明矣且如以惻隱言一體可也以辭讓言一體亦可也使羞惡是非歷然吾獨知之中未交人物與渾然一體何與則性于四端有所槩有所不槩矣大學言知是明有一知在人不因觸不觸爲有無也則所以致之者亦不因觸不觸爲功夫也今于知之上既贅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名而于致之時又必待夫觸物而動之頃是豈大學之指耶其曰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則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爲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亦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地耶孟子所謂日夜之所息養心莫善於寡欲者豈亦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地耶將無子思孟子俱有懸空致知之失耶信斯言也舍家國天下無從爲致則中庸何不言位天地育萬物以致中和何不言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後爲能盡其性子思無乃倒行而逆施乎夫吾心之知規矩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猶規矩以爲方圓也必欲從家國天下以致知是猶以方圓求規矩也學者將從事于規矩乎抑從事于方圓乎可以不再計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一句所以興起下文歸重格物則欲字之無功夫稍識

文義者亦不難辨用微乃以欲爲立志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渾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憂世憂民堯舜禹稷湯武伊周孔孟莫不皆然至云陽明之學覺無擔當天下之力其門人多喜山林無栖皇爲世之心即見其學之病處亦思堯舜禹稷湯武伊周所當之任何任孔孟之周流歷說欲以得君行道亦是經生私意以窺聖人孟子之言可證也顔子當亂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顔子未嘗汲汲皇皇憂世憂民將謂顔子未嘗立志乎使舉一世之人舍其時位而皆汲汲皇皇以治平爲事又何異于中風狂走即充其願力亦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事也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則復性之功其不在家國天下亦明矣凡用微之蔽于大原者有三其一滅氣夫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氣充周無間時而爲和謂之春和升而温謂之夏温降而凉謂之秋凉升而寒謂之冬寒降而復爲和循環無端所謂生生之爲易也聖人即從升降之不失其序者名之爲理其在人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氣之流行也聖人亦即從此秩然而不變者名之爲性故理是有形見之于事之性性是無形之理先儒性即理也之言眞千聖之血脉也而要皆一氣爲之易傳曰一陰一陽之爲道蓋舍陰陽之氣亦無從見道矣用微言性自性氣自氣氣本非性不足言也用微旣主張天地萬物一體矣亦思天地萬物以何者爲一體乎苟非是

氣則天地萬物之爲異體也决然矣離氣言性則四端者何物爲之仍墮于佛氏之性空四端非氣而指剛柔善惡始可言氣一人之心有從氣而行者有不從氣而行者且岐爲兩又何能體天地萬物而一之也用微認金木水火土五行爲氣以爲性豈有五故必離氣以言性不知自氣而至五行則質也而非氣也氣無始終而質有始終質不相通而氣無不通先儒何嘗以質言性其言氣質之性者指其性之偏者耳此孟子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性又何嘗竟指此爲性乎用微又言先儒云虛卽是理匕生氣豈非老莊虛無生氣之說乎故凡先儒之言氣者必曰本乎老虛卽是理固未聞先儒有此言也獨不覩張子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若謂虛能生氣則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則虛無生氣之說正先儒之所呵者顧牽連而矯誣之乎用微又言性與天道有分夫在人爲性在天爲天道故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一也若謂天道不可以言性無論背于中庸則又何以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亦自背其說矣其二滅心先儒以靈明知覺爲心蓋本之乾知而有所謂南海北海千載上下無有不同者也儒者未常有識神之論佛氏始有之卽以是例之儒者心有所向之爲欲識神之謂也苟無欲則此靈明知覺者卽是眞心矣用微以靈明知覺歸于識神無欲而靜尤爲識神之盤據引佛氏之纏以批儒者之根吾惡乎受之其三滅體心無分于內外故無分于體用大學之所謂先後本末是合外于內也歸

用于體也故儒者以主敬爲要有治心之學無應變之方用微必欲合內于外歸體于用以爲敬在于事始爲實地若操持涵養則盤桓于腔子而已夫萬感紛紜頭緒雜亂易之所謂憧憧往來是也豈復能敬子思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亦指事而言乎仲弓居敬而行簡其所居者亦在事乎且在中庸者不一言而足夫微之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功夫皆在心體不在事爲境地用微每不喜稱引中庸亦以此也用微又言今之言體者豈非性乎今之言性者豈不遺天地萬物乎舍天地萬物而言性非性也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而其要在反身如用微之不得操持涵養則反身便爲遺天地萬物矣是我備

于萬物不是萬物備于我也豈不成戲論乎用微有此三蔽故其放而爲淫詖之辭有無故而自爲張皇者有矯誣先儒之意而就已議論者夫人性之善也堯舜之道孝弟也當入小學之日熟讀而習聞之矣乃用微呫呫以爲獨得之心傳此無故而自爲張皇者也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亦猶中庸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恐人于形象求之非謂并其體而無之也其曰老氏說虛聖人豈能于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言良知無有精魂之可弄非竟同老氏之虛佛氏之無也用微云陽明之知當體本空者也是佛氏眞空之知慧可謂癡人前說不得夢矣又云陽明之學與程朱主敬窮理之學不同夫致良知非主敬窮理何以致之其言不同者

無乃妄分界限乎白沙云心之萬感萬應可睹可聞者皆實也其爲應感所從出不可以睹聞及則虛而已此兼費隱而爲言也用微以爲有生于無老氏之學豈子思子亦老氏之學乎又不明程朱之言理氣而以虛無生氣亂之此皆矯誣先儒之意而就已議論者也用微言程朱以心屬氣是本乎老則何不言孟子之養氣亦本乎老又言陸王之虛靈知覺是本乎佛則何不言舜之道心惟微亦本乎佛又言爲程朱之學者據性理以詆陸王是以老攻佛爲陸王之學者據靈知以詆程朱是以佛攻老自周程朱陸楊陳王羅之說漸染斯民之耳目而後聖學失傳可不爲病狂喪心之言與蓋用微學佛氏之學既借之以攻儒久假而不歸忘其所自來遂卽借之以攻佛自有攻佛之名而攻儒之說始益堅佛氏之學有如來禪祖師禪之異然皆以空有不二爲底蘊如來禪言心性祖師禪惡言心性如來禪言體祖師禪言用如來禪談空祖師禪論實事如來禪槁木死灰祖師禪縱橫權術爲祖師禪者之言曰不怕褻中走却驢故只在事爲上立脚心之存亡邪正一切不足計也兩禪之不同如此而如來禪自眞空而妙有祖師禪自妙有而眞空其歸則一也凡程朱諸儒之所闢者皆如來禪其于祖師禪曾未之及也故昔之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閒者爲多今之爲其道者力任奔競一變而爲功利雖老氏之流爲申韓亦其致有以使之然也試觀用微所言有一不與祖師禪相合者乎用微自言參禪從死了燒了何處安身立命公案悟入夫

焚如死如棄如則爲生氣之所不到而靈明知覺亦無所寄此其眞區處也故亦遂疑一陰一陽非道之所在凡有靈明知覺皆凝滯不能眞空屬之識神用事以此裁量先儒程朱則落于陰陽陸王則墮于識神在諸儒則向不敢望如來邊事何況祖師在用微則如來禪向是所闢何況諸儒而井蛙之所藏身者復鏟滅其跡不示人以利器嗚呼亦巧矣用微强坐先儒以性空而以性善爲實事然用微之說眞性空也何以言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一陰一陽之道爲之根抵用微必欲去之則性空矣攻取百塗豈能實之也故用微之訾毀先儒呵佛罵祖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之故智也所遇之人急出所說求其信向信向者便以聖賢許之郎釋氏以信心爲第一義之故智

也用微以人師自命不難置先賢于堂下供其叱咤某於先賢不能爲役用微乃退而自列於學人欲借其以行其教亦釋氏作用見性之故智也是故用微而不諱禪宗以一棒號令天下無論兩廡諸賢蹂躪而甘之浸假而及于廟庭道不同不相爲謀某又何說唯是口口闢佛口口自言聖學世人耳目易欺以爲釋氏言空彼言實事釋氏外人倫彼言孝弟釋氏言明心見性彼掃除心性釋氏獨善其身彼言家國天下決然謂非禪學反以諸儒字脚間有出入于二氏者不可分別寧不增一重鶻突乎且諸儒之書繭絲牛毛自六經以外不比史傳之麤心易讀學者窮年于此便如鼠入牛角橫身苦趣今曰皆邪說也竟可擲置不道省却多少氣力而又有不讀非聖之書之言可以

自文奈何不樂從之乎雖然用微亦何常不自認禪學其言曰三代以後聖人之道幾絶佛雖異端其爲神人欽仰有故也親證眞空一切聲色名利世情俗見無不銷滅豈不爲神人欽仰耶世情俗見一空性含種子發見而慈悲度世豈不暗合孔孟當爲神人欽仰耶用微既自認之而世人反不認其認者惡在其信用微也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々曰子之于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于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夫用微之訾毀先儒名母之學也將盡行之乎願勿訾毀先儒也將有所不行也願且以訾毀先儒爲後也

與陳乾初論學書 丙辰

自丙午奉教函丈以來不相聞問盖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時而弟流離遷播即有病亦不能安居也況得專心于學問乎唯 先師之及門凋謝將盡存者既少知其學者尤少弟所屬望者惲仲昇與兄兩人而已此眞絶續之會也今歲因緣得至貴地竊謂得拜床下劇譚數日夜以破索居之惑而事與願違尚在有待幸從令子敬之得見性解諸篇皆發其自得之言絶無倚傍絶無瞻顧可謂理學中之別傳矣弟尋繹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異于先儒而隨聲爲一鬨之辯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爲附和也老兄云人性無不善于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雖然未可以爲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
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
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夫性之爲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
擴充盡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擴充盡才而非有所減
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到得牿亡之後石火電光未嘗不
露纔見其善確不可移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爾蹴爾明
之正爲是也若必擴充盡才始見其善不擴充盡才未可
爲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惡全憑矯揉之力而後至于善
乎老兄雖言惟其爲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無不善
也然亦可曰惟其爲不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
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老兄云周子無
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耳人心本無所謂天理

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
亦無天理之可言矣老兄此言從先師道心即人心之本
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離氣質無所謂性而來然以
之言氣質言人心則可以之言人欲則不可氣質人心是
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
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則彼絀彼盈則此絀故寡之
又寡至于無欲而後純乎天理若人心氣質惡可言寡耶
棖也慾焉得剛子言之謂何無欲故靜孔安國註論語仁
者靜句不自濂溪始也以此而禪濂溪濂溪不受也必從
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擾擾不出世情所見爲天理
者恐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大抵老兄不喜言未發故于
宋儒所言近于未發者一切抹去以爲禪障獨于居敬存

養不黜爲非夫既離却未發而爲居敬存養則所從事者當在發用處矣于本源全體不加涵養之功也老兄與伯繩書引朱子初由察識端倪入久之無所得終歸涵養一路以證察識端倪之非弟細觀之老兄之居敬存養正是朱子之察識端倪也無乃自相矛盾乎則知未發中和之體不可謂之禪而老兄之一切從事爲立腳者反是佛家作用見性之旨也老兄之學可謂安且成矣弟之所言未必有當然以同門之誼稍呈管見當不與隨聲者一例拒之也

與李杲堂陳介眉書 辛亥

萬充宗傳諭以高旦中誌銘中有兩語欲弟易之稍就圓融其一謂旦中之醫行世未必純以其術其一謂身名就剝之句弟文不足傳世亦何難遷就其說但念杲堂介眉方以古文起淛河芟除黃茅白葦之習此等處未嘗熟講將來爲名文之累不少故畧言之蓋不因鄙文也夫銘者史之類也史有褒貶銘則應其子孫之請不主褒貶而其人行應銘法則銘之其人行不應銘法則不銘是亦褒貶寓于其間後世不能槩拒所請銘法既亡猶幸一二大人先生一掌以堙江河之下言有裁量毀譽不淆如昌黎銘王適言其謾婦翁銘李虛中衞之玄李于言其燒丹致死雖至善若柳子厚亦言其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豈不

毉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則代者之品亦與之俱下故不得不爭其醫術之媒是利旦中之死也弟焉得齊脣販舌蜎死及生周旋其刻薄之心乎且銘中之意不欲置旦中于毉人之列其待之貴重亦已至矣如說者之言乃所以薄待旦中也至于身名就剝之言更之尤不可解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旦中有一于是乎自有宇宙不少賢達勝士當時爲人宗物望所歸者高岸深谷忽然湮滅是身後之名生前著聞者尚不可必況欲以一藝見長而未得者乎弟即全無心肝謂旦中德如曾史功如禹稷言如遷固有肯信之者乎是于旦中無秋毫之益也惟是旦中生平之志不安于九品之下中故銘言日短心長身名就剝所以哀之者至矣不覩歐公之銘張堯夫乎其有

欲爲之諱哉以爲不若是則其人之生平不見也其人之生平不見則吾之所銘者亦不知誰何氏也將焉用之大凡古文傳世主于載道而不在區々之工拙故賢子孫之欲不死其親者一則曰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于後再則曰某言可信以銘屬之茍欲誣其親而已又何取直與信哉亦以誣則不可傳々亦非其親矣是皆不可爲道今夫旦中之醫弟與晦木標榜而起貴邑中不乏肩背相望弟旦中多一番議論緣飾耳若曰其術足以蓋世而躋之和扁不應貴邑中擾擾多和扁也曩者旦中亦曾以高下見質弟應之曰以秀才等第之君差可三等旦中欲稍軒之弟未之許也生前之論如此死後而忽更之不特欺世人且欺旦中矣說者必欲高擡其術非爲旦中也學旦中之

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㓕後孰知也堯夫爲歐
公好友哀之至故言之切也今日古文一道幾于墜地所
幸淛河以東二三君子得其正路而由之豈宜復狥流俗
依違其說弟欲杲堂介智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爲法寧不
喜于今人毋貽議于後人耳若鄒文不滿高氏子弟之意
則如范家神刻其子擅自增損尹氏銘文其家別爲墓表
在歐公且不免而况于弟乎此不足道也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辛亥

伏蒙以修志見名草堂儀鳥沾被光榮某獨何心不思報
稱然而不敢冐昧者則亦有故葢文章之道臺閣山林其
體濶絕臺閣之文撥斸治本緬幅道義非山龍黼黻不以
設色非王覇損益不以措辭而卒歸于和平神聽不爲矯
激山林之文流連光景雕鏤酸苦其色不出于退紅沈綠
其辭不離于嘆老嗟卑而高張絕絃不識忌諱故使臺閣
者而與山林之事萬石之鍾不爲細響與韋布里閭憔悴
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必有不合者矣使山林者而與
臺閣之事蚓竅蠅鳴豈諧韶頀脫粟寒漿不登鼎鼐葢典
章文物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懷不能述也某岩下鄙
人少逢患難長藐流離遂抱幽憂之疾與世相棄牧鷄圈

豕自安賤貧時于農瑣餘隙竊弄紙筆戚話隣談無關大道不料好事者標以能文之目使之記生卒餙吊賀根孤伎薄發露醜老然終不敢自與于當世作者之列益歌虞頌魯潤色鴻業自是名公鉅卿之事而欲以壹鬱之懷枯槁之容規其百一豈不虞有画虎之敗哉今夫越郡之志地逾千里時將百年所謂臺閣之文也旣有明府名公鉅卿以爲之主當世之詞人才子孰不欲附名末簡分桀後祀而猥蒙名役枯楊寒炭亦起烟華便當祗奉恩命自比幕下反覆思之終于不可某聞梓人之造室也大匠中處衆工環立向之大匠右顧曰斧則執斧者奔而右左指曰鋸則執鋸者趨而左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某自視不知斧鋸安在明府右顧則某將空手而奔左明府左指則某將空手而趨右又何待環立而知其不勝任哉小儒山林之手其無當于臺閣也明矣使其退之于旣怒之後何如退之于未怒之前耶伏望明府哀其弗及收回成命謹以名啓再拜上繳本欲泥首郡朝謝此知遇而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于王公某區區守禮不敢隕越亦知明府之所責者不以流俗也不勝感荷屛營之情

再辭張郡侯修志書 辛亥

蒙明府以志事見委其不敢當者已見于前書但前書以某而言之也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難從來稱志之善者楊升菴之四川趙浚谷之平凉爲最其餘不過苟且充賦將操筆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手而取才猥雜耶或以體格一定無所見長而忽之耶不然則見聞固陋所謂考索者别是一家之學耶更不然則鄉邦之恩怨是非無人肯任之耶嗟乎蓋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陽人物記文章爾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獻志考核精詳其他如襄陽耆舊荆楚歲時吳地華陽不可枚舉以其無五者之累也明府固今之升菴浚谷也然而所委之人寧必其無五者之累乎今謂舊志不煩更張只續此

數十年以來之事似矣某讀明府之例爲類十八則八縣皆當稟此規範方可合爲一書今各縣舊志分類不同或多或寡若復因仍則是可分而不可合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革命之際每多忌諱隱語闌入豈可不慎是又不得不改者也某讀諸家文集及于雜史間或考之正史則多同異考之志乘則多錯謬以志乘之手未必如作史者之出自名家也其相去遠矣今若見其謬誤遺漏而一一聽之恐既經纂修之後則明眼所照遺議不專在前人矣吳縝糾繆于唐書許浩闡幽于元史在史且然而況于志乎此舊志之所當論者也志與史例其不同者史則美惡俱載以示褒貶志則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越中數十年來人物炳然在人耳目者可屈指而畢一時富貴爲鄉里小兒所咨嗟艷慕者其姓氏已爲狐貉嗽盡今若以子孫姻婭之故探之狐貉口中而復留之雖罄會稽之竹箭剡溪之古藤有所不足矣其間亦有高位久宦干涉國史者而或爲公論所排清議所譏此正當去之以明貶者試出其家傳讀之莫不各有一篇粧點文字老成凋謝二三措大其耳目見聞有限試有人與之分別源流証明寃錄彼在甕天者反以爲一人之愛憎斯時也起而抗言爭執則叢爲怨府何苦而嘗身于市虎乎若骫骳將順不特爲明府之謀不忠而魯衛之士有以薄其心胸矣此續筆之所當論者也語有之量而後入毋入而後量某竊于今量之故曰難也伏惟上裁

辭祝年書

頃見萬貞一鄭禹梅以某年滿六十徵文相寵某不勝愕然如昏沈夢中忽然搖醒記憶此身方纔痛哭某十七失父斯時先忠端公年祇四十三耳某亦何忍自比先公而以四十三年私爲已有乃不意頑鈍歲月遂贏先公之十七某之贏一年是先公之縮一年也何痛如之人子之壽其父母大約在六十以後最蚤則五十耳某不得遇先公之五十申其一日之愛又何敢自有其五十六十乎先公就逮之日題詩驛壁云中官弟姪皆遺蔭孤孽何曾敢有兒齒髮易銷斯哀難緘是馬鬣夏畦皆得爲壽惟某有所不可也即使假先生長者之寵靈然難乎其爲立言也自最生平無一詹狀仇刃究賍鉤黨飛章闔城獄戶柳車變

姓積尸蹀血虎穴鯨波數十年野葛之味豈止一尺蠢獨有危苦可書耳夫文章之傳世以其信也弇洲太函陳言套括移前掇後不論何人可以通用鼓其矯誣之言蕩我穢疾是不信也不然而憐其顛覆拾之以當歌哭將無憂能傷人不復永年某以頑鈍而忘之者先生長者以描畫而醒之所以促其餘生也又爲所不忍矣某展轉不得其說在某之不宜壽如此在作者之難于爲壽又如此昔念菴先生六十有書謝祝某引例而爲之非敢自許亦曰念菴且然而況于某乎苟其不然是念菴之罪人也

與陳介眉庶常書 戊午

吾兄與國雯書見及言都下諸公欲以不肖姓名塵之薦牘葉訒菴先生且於經筵 御前面奏其後訒菴移文吏部吾兄力止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歎且喜兄之知我也某幼離黨禍廢書者五年二十一歲始學爲科舉思欲以章句揚于當時委棄方幅典誥之書而不視年近四十遭逢喪亂負母流離退僂陋室與百姓雜處又焉得有奇聞異見下逮于農瑣哉是空疎不學未有甚于某者也今 朝廷命舉博學宏儒以備顧問此爲何等謂之博學吾意臨平石鼓青州墓刻有一事之不知即其罪矣謂之宏儒愼思得進其談惠鄧敢竄其察郎其罪矣故非萬人之英不能居此至美之名也即以前代博學宏辭科而論以眞德秀處之尚曰宏而不博以留元剛處之尚曰博而不宏

王應麟欲舉是科乃于制度典故攷索殆遍今之玉海其藁本也見成玉海其尚未一過況玉海所本館閣萬卷纂要鈎玄取諸胸懷乎乃如之人而欲當是選是引里母田婦而坐之于平王之孫衛侯之妻之列也胡能不駭從來士之求知者多矣往往覿面而無所遇合以昌黎之賢光範門下三上書而不報故投行卷展坐席者非危苦之詞不道非誇大之論不陳摧洗割肉破琴持帚穿屩而行雪中百方以搏鉅公一日之知然且有得有不得某於訒菴未嘗有一面之雅尺素之通前歲觀海于海鹽遇彭駿孫言訒菴使之問學去歲正月讀所贈董在中詩其間稱許過當今又云云其何以得此于訒菴哉夫訒菴之留心人物如此向若得道弸藝襮之士而與之則可以爲天下賀矣無如某僅一愆餱之細民也孤負訒菴此某之所以歎也其年近七十不學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霧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婦死喪畧盡家近山海兵聲不時撼動塵起鏑鳴則扶持遁命二十年以來不敢妄渡錢塘渡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復使之待詔金馬魏野所謂斷送老頭皮也嗟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戴逵逃吴張玄止召古人或出或處未嘗不藉友朋之力不然則山嵇魏謝徒以富貴爲市耳非兄知我何以有是乎訒菴先生處意欲通書然草野而通書朝貴非分所宜陳履常云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此其例也

此四月所寄書也其後見掌院魏庸齋先生與許海昌書云黃先生學貫天人諸公物色之者頗衆因其年高未敢輕動泉石蕭介石先生往見李鄴園制臺泛論其中人物制臺云

初意欲舉黃先生渠母老不可出故不强之某於諸公皆未
嘗一面而見知如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也附記於此以志
感激

南雷文案卷三終

南雷文案卷四

姚江黃宗羲著

荅錢牧齋先生流變三三疊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二竪一竪二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竪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竪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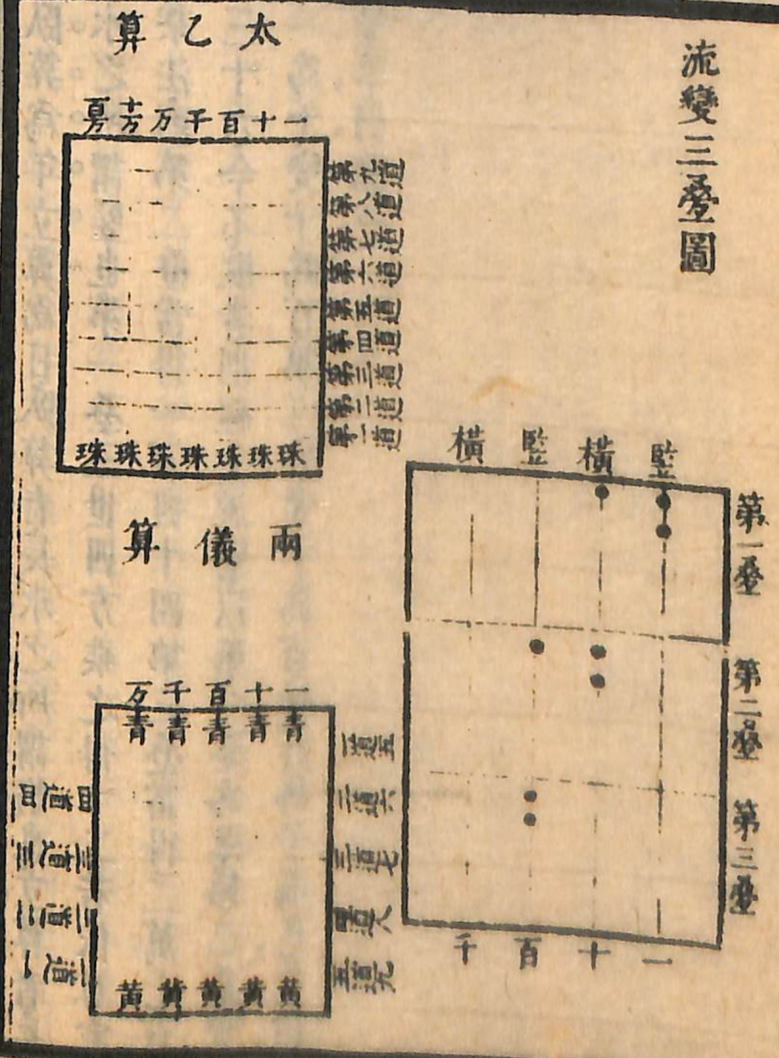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即是一橫二竪已成過去第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竪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疊又即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二橫二竪成一千二百爲第三疊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禀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禀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文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

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疊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疊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肰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疊爲準第二疊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疊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流變三疊圖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蔟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家諱無與並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卽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卽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

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鍾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鍾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鍾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鍾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鍾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鍾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鍾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鍾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鍾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太族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鍾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鍾之用及於應鍾蕤賓雖黃鍾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

證巳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邪雲路云節是上文聲律數太族八寸爲商姑洗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空生徵五徵空生宮九雲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

意以變卽正之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肰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肰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恊惟杜佑爲當肰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爲宮者卽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荅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畧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勝理脉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强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其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葢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卿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

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塋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塋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塋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塋舅姑兆次今欲遷塋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塋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藴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數于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絶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絶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

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尚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蘊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埜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遒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蘄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荊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爲詆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尚不勝數也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

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荊州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荅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辨然以其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日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

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葢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巳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巳酉朔亥月巳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巳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巳酉朔十月爲巳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

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荅計顏子卽卒於是年叅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靡諸家無乃過歟

荅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筭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圜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圜求方頁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是爲圜周二尺七寸有奇圜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肰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

寸六分卽圜積也圜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
八寸四釐有奇圜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圜周二尺
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
十四寸八分旣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
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䜚三因於徑周得二尺
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
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文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
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
此則朱子不明筭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
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
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
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

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
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
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
也今爲圖如左

荅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鑑之後爲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潙山此潙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峰雪峰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峰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絶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絶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

不已弟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弟兩家辯詞可爲嗢噱會元附註以丘玄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爲僞碑以爲玄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丘慧眞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眞文賁等而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何不將原本一讀耶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中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丘碑所載節使抛水事與南泉下晷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據之釋氏譜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荅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攷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援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柏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卽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卽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贏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

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巳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銷卻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卽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畧相同也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

如信經文也石㘸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為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為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㘸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為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

第一甲子黃帝元年

第二甲子黃帝六十一年

第三甲子少昊二十一年

第四甲子少昊八十一年

第五甲子顓頊五十七年

第六甲子帝嚳二十九年

第七甲子帝堯二十一年

第八甲子帝舜九年

第九甲子夏禹八年

第十甲子仲康三年

第十一甲子寒浞十五年

第十二甲子帝槐四年

第十三甲子帝不降四年
第十四甲子帝扃五年
第十五甲子孔甲二十三年
第十六甲子桀二十二年
第十七甲子太甲十七年
第十八甲子太庚十五年
第十九甲子太戊二十一年
第二十甲子仲丁六年
第二十一甲子祖辛十年
第二十二甲子祖丁二十九年
第二十三甲子盤庚二十五年
第二十四甲子武丁八年

第二十五甲子祖甲二年
第二十六甲子武乙二年
第二十七甲子紂十八年
第二十八甲子康王二年
第二十九甲子昭王三十六年
第三十甲子穆王四十五年
第三十一甲子孝王十三年
第三十二甲子共王五年
第三十三甲子幽王五年
第三十四甲子桓王三年
第三十五甲子惠王二十年
第三十六甲子定王十年

第三十七甲子景王八年

第三十八甲子敬王四十三年

第三十九甲子威烈王九年

第四十甲子顯王十二年

第四十一甲子赧王十八年

第四十二甲子秦始皇十年

第四十三甲子漢文帝三年

第四十四甲子武帝元狩六年

第四十五甲子宣帝五鳳元年

第四十六甲子平帝元始四年

第四十七甲子明帝永平七年

第四十八甲子安帝延光三年

第四十九甲子靈帝中平元年

第五十甲子蜀后主延熙七年

第五十一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第五十二甲子哀帝興寧二年

第五十三甲子宋文帝元嘉元年

第五十四甲子齊武帝永明二年

第五十五甲子梁武帝大同十年

第五十六甲子隋文帝仁壽四年

第五十七甲子唐高宗麟德元年

第五十八甲子玄宗開元十二年

第五十九甲子德宗興元元年

第六十甲子武宗會昌四年

第六十一甲子昭宗天祐元年

第六十二甲子宋太祖乾德二年

第六十三甲子仁宗天聖二年

第六十四甲子神宗元豐七年

第六十五甲子高宗紹興十四年

第六十六甲子寧宗嘉泰四年

第六十七甲子理宗景定五年授時以元至元十七年庚辰歲冬至爲曆元若上考自曆元至此甲子積一十七年

第六十八甲子元泰定元年下驗自曆元至此甲子積四十四年

第六十九甲子明洪武十七年

第七十甲子正統九年

第七十一甲子弘治十七年

第七十二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第七十三甲子天啟四年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戊午

示楚栁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曆爲絶學謂帝王曆數眞傳夫律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尚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旣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

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為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去以為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為黃鐘為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為大呂為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為太簇為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為夾鐘為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為姑洗為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即村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為一時晝夜綳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為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也日行天上在寅位為寅時在卯位為卯時在辰在巳

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其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

對會不知明曆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撥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已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其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强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葢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其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其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

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异、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為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答萬充宗質疑書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卽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敝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反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綳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啟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卽古之啟閉亦只以朔日為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

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不一管子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曆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雜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孝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

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即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僞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鶻突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尚書胤征有日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艸廬震川見之兄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弟有日食曆明之侯曙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止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給事章僑學士曾彥祭酒羅璟員外夏寶知州萬韞輝

教諭江振甘燧賈進士事張庠郎中王應奎修撰習嘉
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譜中皆有文章其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章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布政
使曾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侍讀羅璟
字明仲南城人憲孝間名臣習嘉言名經以字行新喻人
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詹事亦名臣李奎弋
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至大理少卿餘俟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覃爲靖康間人死節於金兵
入忠義傳清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攷凡東浙人物在唐
書爲甚畧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嵊縣鄭侍郎幼倫之後不知宋史神
宗時有其人否

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郎附見
然在嵊縣志中不宜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世系表序
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爲北祖曄生茂茂生七子號七房鄭
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
此而誤爲宋誤爲嵊耶

南雷文案卷四終

南雷文案卷五

姚江黃宗羲著

明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巖萬公墓表

公諱邦孚字汝永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以世官徙寧波公嗣爲指揮僉事轉浙西督運把總山東都司僉書萬曆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兵援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參將改溫處移副總兵分守江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福建又明年予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山東時踐更入衛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

道命毀之公曰徹殿廡足以救庫火政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九師敗績朝議從棄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旣斂骨埋之設厲壇以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禆將王元周至中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溫處閩人稱商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颿而去者官司莫何問公曰第令閩舟不得入浙浙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之舟苟遇姦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爲令甲其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下雜墳爲鍬鍤所及者棄骨文於道上公謂吏民曰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改收棄骨是吾邀惠於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公一稟其舊有夷船飄墮境內時日本爲國讐撫臣因以爲功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遣之島夷皆感泣去公之武事其有儒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户守滁州從大將軍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鐘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戰死檀江舍弟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哨鋸門見兩炬燭天以爲賊船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皇祖廣東督理粮防叅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考母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矣北

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獨謂不然尚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矯枉重武其所重者皆麤暴之徒君死社稷免胄入賊師者無一人焉荷戈衷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有卿相之才而爲武亦猶威寧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塲屋嵬瑣之士而謂之文乎嗟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十八日塟西臯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筮吉指南通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人繼陳氏封恭人子泰丙子舉人女五人壻范鴻陳宗憲傳錦董應稷聞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

同孫女一字謝爲兆余嘗至西臯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錄乃謂高皇不奉龍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趾如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考故實者萬氏其不爲杞宋乎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畱仙馮公神道碑銘 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番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於此也當是時慈谿馮公畱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命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

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州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群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徬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冑以入賊軍值弘光帝卽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盡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弒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唯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思陵誅逆閹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閭巷見聞入告於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群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唯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旣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密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卽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

過自關人臣分内内臣卽不得薦舉庶幾於祖宗交結内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彛憲聞之曰噫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彛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彛憲遂無所得公念彛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尚書禮部郎出備兵蘓松道時温唐在朝其鄉人爲盜於太湖者從之橐橐有司不敢何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橐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於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公卽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

曰賈偉節西行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旣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於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蘓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蘓李疑其受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於上有旨降

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三輔而過大　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闔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闔主活仗故郡縣　高闔不許與爭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闔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闔以謝燕趙齊魯之寃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巳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完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寄雲趨墻子嶺邀其　獲頗爲前此未有論功賜銀幣廕一

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艮苦時公之弟元飈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東望慨然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尙餘牛黄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黄豈可多服卿致書愼之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内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黄河逆旅有馮戶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乎側惻然買棺斂之巳乃知爲萬戶侯之弟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于道

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
姓有郎官問曰酉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酉仙
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
曰我友天下未有眞誠若酉仙者也公諱元飈字言仲別
號酉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尚書延魯徙于慈谿至有明
而盛曾祖諱其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
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
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卽公次元飈天啓壬戌進士兵部尚
書次元飂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
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玄暉副室徐太孺人
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其孫其其
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

十九塟于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
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
旣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
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亡。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宋守
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令古不備。伯紀一言。
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唯公。在內唯李邦華
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
尙厲。官守奔鬪。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
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丘貉[illegible]。鍾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
鬱鬱。姚江濞濞。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亡兒阿壽壙誌 丙申

阿壽生於辛卯五月十六日是時予已有三子轉徙兵禍方以携挈爲累其生也不樂之已而日慧目所未見之物見輒名之元微之哭女樊詩有懸知衆物名於兒信其不謬也予嘗語人神理不昧若此兒者應不從他道中來嘗捕禽蟲遨戲余謂譬如兒出外遊爲人劫去我念兒否兒作是觀勿捕禽蟲兒聞言雖甚不能割有頃舍之未有戕其生者予注律呂象數周髀歷筭勾股開方地理之書頗得前人所未發顧視兒曹無可授之者慨然興嘆兒見我布筭籤籤便謂無庸使兒等學之兒長自能是也三歲時見圖書余語之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是後雜試之即無差者每日挽兒臂使說夷堅志一過之後即能知其首尾隨資談說以丐

餅餌過有遺忘輙信口補之予閤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而堂湲塗徑雜賓租吏若其闖入兒聞剝啄即迎問有欲徑入者率遮道止之五年以來予衰索無復四方之志食與兒同盤寢與兒連牀出與兒携手間一遊城市未暮而返兒已迎門笑語矣予之困苦牢落何一事足以自解此所藉於兒者多也十二月十八日兒病吐後六日予入城兒數步以待曰其刻翁至其所曰其刻翁返其所薄暮戒左右勿喧曰翁之足音近矣我欲聽之也是後厥逆數令傳語太夫人時以天雨遲之黎明兒曰太夫人至否趣之太夫人至兒昏憒中起坐悉出果餌於盤操小刀割餐以啖太夫人太夫人含淚爲嘗一二兒死經一晝夜予呼之兒即大聲囘睛覷予嗚呼兒於生死不亂如此兒聲若洪鍾目睛漆黑於相無夭法或曰兒之所以夭者用早慧也其叔父澤望曰慧而夭者資或近於刻薄兒之慧在愛親敬長亦壽者相也黎州曰噫予知之矣予之子才而不可竟行於世也天下知予者二人陸符文乕劉應期瑞當文乕死於荒山瑞當死於非類之困折予始退而與閭里遊有魏思澄者以落莫而親我未幾病瘵死乃戶內之寒煖笑口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則信乎予之賦分單薄招殃致凶天既不遺餘力以窮我而遂皆爲所延及乎兒卒於乙未之除夕長歌當哭遂以哭兒者爲之銘銘曰

春風不轉鬢毛衰老大生憎物候移更堪殘燭無光焰元旦親書哭子詩 其一

些小曾埋禍世因人前嘗說是文人讀書自擇三春日（兒自擇丙申三月初五入學）豈料流年無丙申 其二

五歲相隨入影堂明年豫喜與蒸嘗春蘭風雨無能待忍寫小名在下殤 其三

推築何煩造化歟我生事事受災且未必斯兒當短折只緣無故我憐渠 其四

破屋頹垣風雨齊艱難識我是卑棲食料只知餘斗米邏場猶出護鄰鷄 其五

相伴窮愁與亂離開懷憑仗有嬌兒屋角鬭情留瑣事鬢髮猶道在東西 其六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尙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鉗市之恐較之日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兵部尙書尙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淸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晝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

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郎曾祖彔
祖錫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德知縣邑中多
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而其利
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
又倣弓箭社之法行于西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
之術盜一發卽得擒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
欲渡海入襲直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
香山人下敎有不便于民者唯一卽解職歸兩先生之出
俱嘗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
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㮣之交武貞投水死若
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遏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南以待齋
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秉耒而

出與老農襍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
生王天錫爲梟道欲與話舊若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
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
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
天錫遙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
巳酉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葢二十有四年不離城
南一步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塚曰惟松有
聲可以無哭惟雉有露可以無泪唯烏石依依可無吊客
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
樵子出没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於萬仞叢林遂
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巳王天錫求見唯一止之曰烟裡程
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興辛亥歲三

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夫斷之令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死非律也其心固拚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拒也然斷其餘非令之有則儈之乎拒也其時爲僧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于此也所謂威武不能屈者兩先生庶幾近之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鼈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桀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餘爲爐拂拭過于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逼亥遂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奘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淸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羣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脈若水曰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而別唯一則未嘗一面也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杲堂求銘余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於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第35584号
平成3.11.22
聖和学園短大図書館
928
ナ
乙